

928
ケ
8

荆川先生文集

八



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記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
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
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
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象
勺干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歛
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歛擊詠歌其音鏗
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羈數相



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
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為
滯也故其罷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劉塞恭愿至於
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
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
至於射御操縵襍服之技凡可以為家國天下之用
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澁之習蓋其磨揉
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
生之所以為教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何也朝擊柝而
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大口吻初於

蠹編之誦記而思慮散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為
世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
而况聲利之皎薰心炫目又襍然而日出以非可樂
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
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
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
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
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
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
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

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
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
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
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
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為備既訖工教諭張
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
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
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
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
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汨於百家傳

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已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
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
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以無用
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澗而谷窈后峭而泉冽自古
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
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綉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
驟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
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
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
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重修涇縣儒學記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為庠序之師至於間胥族師什伍之所鼓舞而後為者亦無不命于上一間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飾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

私相與教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澤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為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琅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

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為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為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俾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之博而祇以為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誣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干岩居燕處之間先

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為虛器而師弟子為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涇于寧國為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為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為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鸞于是戟門辟池筍簾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執物樹風聲其於為師又非

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
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為
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群
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
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
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
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
為之禮為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
者何為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
迎猫迎虎而畋虫亦登焉者何為也惟天地之生成

百穀雖一猫虎畋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
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為甚大人欲報天
地之功而無由則雖猫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
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
為甚溪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
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猫虎未嘗無
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猫祀虎未嘗疑於
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
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
為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

荆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以為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為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顛顛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為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豢龍為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為龍矣古今大水凡

四而河與江為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為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為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為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為非經之祀也為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為語怪也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
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
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
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為其鄉人也
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為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
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
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
等復醵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
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為將軍封
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饒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

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某等因
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丘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玄
德於州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胆死生之信至
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寔於俘虜
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孱孱如此而論者特
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為侯之兵
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
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
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
不敬也久矣操也且懼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

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為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為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玄德國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勲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勲庸在當時者身沒而響微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微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為州在太行上黨之間肯人論五方之俗以為山西慎悛而好氣而慷慨

殺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曠藺相如馮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水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馮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曠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慎悛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欤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徒為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侯之

常州新建閔侯祠記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

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閔侯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

朝立廟於嘉興以祀侯事具公所自為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侯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于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廟于常州侯之廟盛于北而江南諸郡廟侯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地吳侯讐國吳不宜

祀侯侯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為知侯之心與鬼神之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為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為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為嫌惟侯忿然絕其婚罵其使擯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為漢賊志必滅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蜮之資必不為侯所容非吳斃侯則侯滅吳此真所謂漢賊不兩存之勢也侯不死則襄樊之戈將轉而指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

滅吳豈有所私讐于吳哉誠不忍私冠禮樂之民困于奸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于鼎沸之中而涼濯之使吳民一日尚困于亂雄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侯非讐吳讐其為亂賊于吳者也讐其為亂賊于吳者所以深為吳也侯本欲為吳民斃賊而先斃于賊賈志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于吳民矣由此言之侯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為亂賊于吳者倭夷恣克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為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加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遠

未可以為杳冥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所謂中軍帳者曠無人居君以為廟侯莫此地宜於是對以穹宮而地益勝古對數株適當宮前森陰條忽若侯降止郡人來觀莫不喜躍强者賈勇弱者思奮抵掌戟手若神甚之然則諸公之為此舉非特以答侯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邵君惟中代守有嘉成績增之式廓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

竭竭閔侯惟萬人敬天稟義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
七將皆殪匪曰後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為賊所先
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隲吳民至千餘年東南不泚
天墮妖星島首海穴兇遜再生競為長蛇薦食我吳
侯靈在焉能無怒乎夷刀如雪手攀不展渠魁倔強
悉就烹鸞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誅之寔徵侯福
徵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侯自今其始毘陵異隅
古稱將壇若有待侯鬼兵踞蟠天陰髣髴長刀大旗
生欲拯吳沒而來思侯德吳民無間生死么麼小醜
永鎮不起郡人入廟踊躍歡喜競如赴敵強跳弱起

誰鼓舞之侯有生氣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
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于斯之時彼
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佯合觀霧之便苟其黨有
可獲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
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
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
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
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

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微
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
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
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
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
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闈杯酒之
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
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
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
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

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
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搥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
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辨矣故嘗
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
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
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
二烈死時兇黨裹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
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詞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
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
而必不能遁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搥讐人之胸而

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
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
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
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
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
莫備於史史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
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舉而
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名姓不登

於冊書其非微者則槩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
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
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
其姓其靳靳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
名姓於冊書者足以為重是史家之瘦例也今夫人
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
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
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
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為教
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柳桂之間瘴癘之所濡

苗僚之所鄰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牒亦散佚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名復者始宰是邑有惠愛及為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略而其名亦已誤復為福矣有懷公為之慨然而嘆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饕餮乘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

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歎于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為是皆令也則槩登其姓名于石以著于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為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嚙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為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為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欺乎其民而斬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

也。其不善者蓋亦愉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為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嘻其可懼也已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為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

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為深宜為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為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蘄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庶桑子之所為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為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為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

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德加於細民而歎然不以為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為足而州之人乃欲為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者故史氏亦徒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黃穎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於蜀郡渤海之後

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徒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自為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為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為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為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為吏者惠州人獷悍多豪黠齟齬不可理以柔道于是一切爭為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為非刻深不可治廣德蓋州人之蒙茲諾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

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無奸良御
之一以誠慤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
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為治
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為之書以示
後之為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為治者在此而不在彼
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
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為江西提學僉事其同
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謫以其年至州某年
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為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
產金石鉛錫萑蒲鹽蜃鳥獸翎革之瑣細莫不為之
厲禁而名山太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
懼夫利孔不窒而爭獄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為人
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為邑沿江上下多有
蘆洲其為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
籍而人據以為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
其間卑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
乃已及不可得則讐其得者而相與為私鬪甚者搆
亡命挺矛稍陰賊公鬪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

十人官司逮捕輒反覆解脫獄案滿筐篋積十數年不可詰絕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着體非特其懸與枝而已且痛連於骨體而怵於心畜為疔毒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厨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公私筵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既蒞郡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諭於衆曰吾欲祛兩害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

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實旅廩餼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孔漏孔漏者啓奸而人以殃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歛重歛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敵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蠲其重歛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以代貧人之瘠是蘆洲之果為茲邑利也而又何病乎衆謹然曰侯議是矣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並練湖田為豪民所擅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於巡

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繩其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烏總洲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勾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為故事邑人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茅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為畝共五千三百九十五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薪歲

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為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藏其羨以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賑凶飢自癸卯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石有奇其纖悉列之碑陰其區畫出入則計籍具存林侯名華字廷份篤志古道為政一本經術余嘗為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

記洲田也故不及

裕州均田碑記

裕州於春秋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為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壘斥埃云地故阻險然四衝西脅武關東挾江淮北縮河洛南際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來諸費輒轉百出天下有難則徃徃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上雜砂石不純可田種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拊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

侯矍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安侯曰人苟利矣吾專焉可也亟請於叅政劉君副使傅君各是之於是經土畫野則耆艾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勾股則算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程其事因區制畝因畝準稅區為綱畝為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母稅為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以行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石山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四而當一陂池林麓解宇鋪舍廛市之稅例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

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
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畸計稅
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畫精密動中肯綮此
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經界始自衛鞅
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
之士曷嘗不言經界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
令歲月夏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
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為便
訪饋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
則必寄於吏胥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賕得為

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也
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
事時裕人亦多訛訛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為動既
訖事廼人人樂業矣民可與成難與圖始願不信哉
安侯名如山己丑進士其為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
田也

建陳渡石橋記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
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于其上者踵相踐
也橋故以石為之其始作與其既毀而易之以木皆

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橋木又不一二歲
又壞壞則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
屨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
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論於橋旁之人曰吾力
能辦此衆皆曰然因請山為主而相與以貧富為率
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於四方共得若
千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
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
徭之一卒始于某甲子某月訖工于某月嘻可謂易
矣蓋山之為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

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袖行雨雪中其苦
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
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玉
吳君鎮之為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
徒枉缺而國僑致譏川梁隳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
長民者耳矧所謂浮圖者固與世漠然絕不相值者
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
于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一橋之成
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
耽而晷飽祿以嬉其於人之疾疹貼苦則瞽瞍而莫

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缺者寧獨一槁也哉嗚呼此不為而彼或為之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其所人其槁旁居人出錢者凡若干人

華氏義田記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其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膂手足之相與為一體其財賄如津

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羸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為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獸臃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為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為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為體者不能以相公而

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為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為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為而宗法非上之人為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為義田推其遠胄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禮瘞給各有

差畧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踈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禮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大君之為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為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與廢之說而為之記史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救荒滄記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溧陽使君恭甫既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滄以匯水其沙漲滄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為曠土父不可艾君既隱民之飢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飢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為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滄是吾以故粟為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滄之東南隔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濬可防測水以準而彊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携老弱就

役者踵至君環堤而羨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筵菽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飶列舍相接翦然如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採者汲者鬻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為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滄之底深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堤之外又環之為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為北池而實其東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半北池之土更築

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滄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
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為池出其土高
築之以為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
而麥適登民謹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為銀若
千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
共墾田四百餘畝為圩者三濠則水碍堤不得壞田
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滄而田之家
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鬱為沃壤水降土升不相
溷瀆各効其職以宜地產萑藿既去生我稻梁堤之
隙地亦樹蔬豆綠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鱔

麤羸生生不澆於是即其地立為義莊歲計田與堤
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
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
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滄曰救荒滄以其邑人
進士繆君所為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
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卹以通其羸乏猶
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儲鉅
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
是彌逢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
必見收卹於閭里不見收卹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

廣瀕鉅野之間其生路為甚多而天灾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疎濶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飢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灾流莩滿野民之不忍為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余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瀕野閒田則徃徃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興是以主與藪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為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

者其不為迂濶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已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飢然者以是知君之為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効豈小也哉余既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為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磊落多才畧嘗為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大觀草堂記

尚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
草堂者曰願子為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
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為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
無誑於隕獲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
之節而坦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
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
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
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
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心者既深
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肖

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
能即而登焉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
觀而又惡能為公記之雖然余未能登公之草堂以
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
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
鳴而潛泳烟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疑於精爽
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
無逆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闔於是而心
逐逐焉而目眈眈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疑於
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闔解而機

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烟雲魚鳥向之烟雲魚鳥也於是為之憮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騁乎垓溟憑虛之域亦窅然若無覩也而况於草堂乎夫大觀者通宇宙而為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為公之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也

西峪草堂記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偏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澗澗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為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為人營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為國

家建萬里勲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嵬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瀟洶湧之川噴吼崔巍之峰決滌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恠瓌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蔚蒼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為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首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款段優

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舐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散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喑鳴之雄此皆險恠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嵬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為彼而姑為此也其有意乎倏而夔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任光祿竹溪記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母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終遇霜雪又稿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稿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為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

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将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蔚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為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

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為絕無聲
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恠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
子子然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
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
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鬪富與奇石石等耳故京
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
君生長於絲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
諸富人所能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
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
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

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
力雖使能盡致奇石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
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永嘉袁君芳洲記

介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鴈宕之恠巧瓌麗甲天下
其間嘉卉美木蕭然雜植雖博物者亦半不識其名
品故自古好遊之士輒以永嘉山水物產為第一宗
喬以為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獨好橘於是種橘數
十本於洲上遊而樂焉因以為號曰橘洲主人又曰
芳洲主人視其意益極世間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

一切嘉卉美木自以莫如吾橘也而間請記於余余始亦訝其迂且僻而笑之既而歎曰宗喬可謂自足其樂而不羨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適則不必其地之所勝意有所鍾則不必其土之所珍嘗試觀於草木之生雖其奇花異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絕遠生在海外苟以人力移之而樹藝擁灌之如其法則東西南北惟所徙焉既久而炎冷燥濕之性亦隨變矣而橘也確然獨異乎是蓋昔騷人為之頌曰受命不徙生此南國是草木中之專一耿介者也夫騷人彙萃天下之香草美木以况其幽馨窈窕之思然皆未有特

為之頌者其於橘也特為之頌豈偶然感觸而假物以發興也哉取其臭味之深有合焉耳宗高少業儒而以醫自進其志行耿介又雅慕王喬羨門子之道翩然有迫隘斯世輕舉遠遊之思窺其貌蓋未嘗以肉食之故而變其山澤之臞也其自寄於橘也殆亦有騷人之意乎余愧無橘之德亦頗以迂戇不通於俗余家故隣太湖太湖橘數也余將買山種橘於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頌欲以招宗喬宗喬其許我乎否也

吳氏墓記

昔范蠡所自稱述得計然之策七其五用以霸越其餘用以起家而白圭之徒至自比於呂尚孫吳其言頗近誇誕然跡其料穰惡節贏縮權取予亦有道焉蓋足多也自子貢取譏於孔子而儒生遂不敢言治產不知人固不能裸形而枵腹則亦不能無所營而取給且夫公卿大夫修仁義躬教化以導氓俗庶人勤膂力盡山澤之利阜貨賄以給公上各有常業不能相廢而儒生欲槩以一說則過矣吾鄉吳翁衆所指為朴忠長者然翁自少工治產累數十年遂以督榷邑中觀翁所為大率能取人所棄與人所取能知

子之為取能擇人而任時往往與古人暗合所謂修其常業儒者不能訾者也翁始家邑之南隅既老則治別業於徐湖之上穿池養魚優游其間又於其旁度地為葬所雜植材木翁然瑩窳羨道室廬門垣既周以固朝夕往遊而樂之以待其終而葬焉嗚呼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而世俗多諱言死至以石火易盡之身而枉苦其心神豫憂逆數動輒為門戶千百年計慮皆若可以目睹而足履曾不量其身之不待及形氣衰枯死徵已見而尚持籌操鑰勾較米鹽斤斤如不及不自虞其死至於病且死也徘徊顧慕周

覽其家之所有戀戀不能舍一物而去此又世之殖
產者恒態吳翁乃於生時預為葬地其營壙也如營
其室家其植木於墓也如植於園圃往來松楸墟攏
之間不為之悽愴悲懷而願以為適頗似能視死為
歸而知生之不可貪死之不足患庶幾委命而順化
者其與沒溺牽纏於厚利不能自反者固有間歟墓
可數畝材木可數百株土石之工皆樸而不華祀田
若干畝帶墓左右以翁之力能自侈其墳墓而所為
僅若此此又可為世之破產厚葬虛地上以實地下
者之一勸乎翁葬後幾年而其孫嵩與嶽求余記其

墓余不能辭也為之書若其世系履歷子孫之詳則
銘誌具存而支隴向背起伏風氣散聚此堪輿家之
事儒生所不窺故皆不書

休寧陳氏墓廬記

墓祭非古也其起於人之情乎禮起於情之不能已
故雖好古執禮之士亦未有能非之者也休寧陳氏
墓在某地于墓左个有廬若干楹歲時上塚則血牲
而祭於廬環廬有祭田若干畝作廬者陳君萬秀葬
而奉以祭焉者萬秀之父筠軒翁也萬秀故客武進
與余父游至是走其子憲以狀詣余請記且寓以書

曰嗚呼萬秀先人在布衣中非有奇節偉行可以不
朽然子孫效死之志竊願徼惠於君子錄其一二事
可記者而鏡於廬之壁庶幾使我後之人其無忘乎
按狀筠軒翁名帥英字希武父名原以行誼著鄉曲
陳氏之先自唐末始家歙之休寧其里曰滕谿若干
世又自滕谿徙宣仁翁今所居也陳故有顯人在宋
有為翰林學士者勝國時儒人定宇先生櫟寔生其
族載在譜謀翁為人做儻好義歙人多賈而翁故亦
以賈業翁在儔輩中岸然長者魁傑之氣正德癸酉
間尚源姚賊群起流劫徽郡以旁近賊故徽民為兵

守險扼鋒翁與在行間師克捷翁以功多有司給銀
牌一為賞辛巳歲

今上即位迎

母后於藩道江徽當遣役人供張往江上徽郡守推
擇部民為衆信者使督以往遂以屬翁時暑甚翁老
且億觸熱旦暮馳至大洪嶺病死郡守愍然遣人舁
其棺還之家休寧令給銀為埋具以旌之翁以毗庶
凡兩從王之役然桃源之役縱橫鋒鏑間去死隣耳
翁竟生歸且受賞江上之役其事不過奔走輸將之
間絕非險阨然竟以死固可謂之數也翁卒以某月

某日年幾十有幾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徽之俗羯羶
喜鬪小睡眦則叢然挺而相擊然用之於義亦往往
慷慨前死不避其氣然也翁豈其人乎春秋之義以
王事出疆而死則為之加等此固為有列於朝者言
也其亦可以通之庶人矣乎余既哀陳翁死役之義
而矜萬秀之志故為之記翁子三人萬玉萬瑾萬秀
其季而孫憲來求余文者也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石亭埠在鄆南五里蓋陽羨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
自頤山吳公始陽羨諸山多峭拔而是山獨蹲伏蜿

蜿蜒以其伏也而峭拔者乃若環而揖焉諸山皆競秀
而是山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諸山之秀可
盡攬而有之如人之謙而尊又如人之深藏不自炫
露而萃衆文以文其身也公游焉以為奇于是出之
灌莽豺狐之窟而築之室以居因其泉甃而曲之以
為池間則與客即而觴焉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
而地理家亦以是為吉也即山居之旁而壤樹之以
為生墓及公之卒也則遂葬乎其中而賓從戚友嘗
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
游而繚然於公之不可作也則為之悽愴而悲懷順

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來游也當其朝烟方散而夕霏又凝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既日新而不窮投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介曹更進人事之樂亦遍代而不厭于斯之時孰不以為此樂未極而公則已焦焦然亟為身後之圖培壠樹槨若恐後之以公之遠蓋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公游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夫葬者藏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手植猶存其有知而

可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且往來嬉戲乎其間春猿之與唵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而游也有不忘乎其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耶此可與通乎幽明生死之故者道也故余為此言以慰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悽愴悲哀於公者公諱仕字克學為人剛重有廉隅博學而文少發解南畿舉進士歷官提學副使其為副使也坐不能俯仰故早乞身為而足其樂於谿山泉石之間公晚而有二子駢驩其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與養齊徐公相交尤深以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

交馬余寓陽羨時公數邀余飲于茲山之上而公之營墓嘗埋鷄卵穀芽五色線以驗其氣則余及見之蓋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未果也及葬公之弟儔以新阡記為請嗚呼不及記其山居而記其阡焉其亦可以復于公矣

胡賢棺記

書傭胡賢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賢少乏資不能買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賢使裁焉始

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清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為此賢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為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蚕絲牛毛之萬一而賢所為則蚕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賢則予事無與成然賢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賢平生無他

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傭
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饜否質無妻與子傭書數
十年居身無一塊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
若此宜其天寢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
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披閱點竄若讎我者
蓋始以為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
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尚以
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聞而無所用然
則古所謂不能自為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
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予既不復

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
以待長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
不可知念其為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
以為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于世而又或
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
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質之功也余之
書此亦以還功於質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為讎
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質之肆
肆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
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敘廣右戰功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
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搆陳村寨賊墻
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
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首前趨淖刼公
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鼓弩十步外公
挨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
於鏗鏗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墮左挂弓而右掣
刀斫刀首於鏗間斷其頰車折齒墮弩者恟失弩倭
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背既連斃三首後騎至我

其首公以二首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為功餘賊囊
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
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
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
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
兵丁嶺隘以伺使熟搖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
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
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搖亦以公斬閉隘
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首
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

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綠澗而求首首因
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
至厓望見公捉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
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
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謀者告公倉卒率
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
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為滑石灘挾牽
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澗成列而濟衆難圖矣
吾欲奪其澗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
揭竿而編筏以為緣刻頃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

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
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
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流急衝之
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
水斬鏢首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
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
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澗
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
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
公用奇徃徃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

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
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
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
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
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
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
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
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
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
敬公公潛使人于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

兵盡在工老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
工老去工老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
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
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
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
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
兵攻工老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
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
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統出
工老背插旗為號煮餘糧為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

戰賊殊死聞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罵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罵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障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

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圖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

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
田州首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
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
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
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
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
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叅
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
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
知府鄧鉉間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

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為叅將始議剿五都
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極所虜獲人畜
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
戶蔣紹宗使搆其巢賊蜂出襲我兵殺數十人而隘
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為營固守而因賊糧
以為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
遣人羨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
巢為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
出奮擊賊賊兵為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
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羨而以勝

告百戶百戶亦使人羞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
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
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訶曰汝誰也敢入吾
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叅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
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
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徭為解熟徭
者界漢人生徭獠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
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為常於是熟徭間說於公
曰請為兩家解圍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
徭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

牛馬百四十為獻賊收眾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
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
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
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
州那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徭及
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訶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
閨闈動色情性賊在谿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
或雕剝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
陰為備或伏岩藪伺官兵殫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
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

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刺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為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為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狂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狂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為販本若試為我誦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狂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

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箒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殲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

之也公始至柳令諸徭得出入僨買游嬉城中無禁
諸徭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
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詞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
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徭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
見夫人諸徭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徭婦五
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
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
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
夫為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
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

勿令人知也諸徭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
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徭婦
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
給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所獨
得珍果美物誇諸徭婦以為夫人愛已諸徭婦皆快
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
問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徭婦自是
賊中消息或諸徭不肯言則徭婦嗾之使言或諸徭
竟不肯言者則諸徭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
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

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為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為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徭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為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為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為賊時得脫或保拏貲汝輩雖不為賊時見殺或拏貲為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徭檄之曰若

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項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鷗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鷗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矚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矚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矚者所獲劇賊多不殺矚兩目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矚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懼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矚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余給矚目者矚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

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剩
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覃萬
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
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為吾治文書吾
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
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
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
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
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
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

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
里而止管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竅
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
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跡血瘰以死或餒稿崖谷公
又每以甚雨凄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
人齋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
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
上山頂兒啼女吽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灰不者且
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
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謂之時公所遣衣

綏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銳明日諸巢所使為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銳者誰耶鬼耶諸猥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為好猥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猥家以耕或索鷄酒於猥猥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猥賊弩中知府膊者也克猾甚先

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爭獐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猥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猥謂諸猥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猥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

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兵
殺且捨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
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
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
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
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
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
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
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
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

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
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
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
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
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
猺曰諸猺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
公曰吾獻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
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
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
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

汝妻子盡於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
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
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
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
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剗扶諫目截耳剔心
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
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
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
為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
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泗溪水沒者六人

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
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
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
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首
二人徐五韋貴為土巡檢各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
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
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
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
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
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

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為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首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裡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廢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城

色好語謂留曰汝弟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溪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為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為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許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帽之納留懷中為我寄金得官後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

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
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
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且如公
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
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
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眾散
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公公曰金
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
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
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

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
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
四功與汝公復為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
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為汝致公以兩帖子示
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
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
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
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
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
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

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迫死而狠聞則殺傷幾何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籠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為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

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叅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

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
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
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
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
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柰何今去
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
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
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
拏之五六人皆病創卧然尚以公愛金故彼拏不敢
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

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
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太酋其五六人既病扶
卧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
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
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
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
兒子女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
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
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埤左右立留與其黨
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

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眾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于路中日夜跼蹐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

公乃以金與其首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聞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鬪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笋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筭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俟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

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
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禽其黨乘
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
因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
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
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
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烏用之此斷不可
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崗未嘗不來其來雖
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
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

乃搯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
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
府督府笑曰孫叅將千人乃不知沈叅將一班首十
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叅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胆勇執
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為
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
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資
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為非
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于神前以禱
公刀穿手矛刺股鈎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躰皆

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
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
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
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頽首下視寡言笑公短
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
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
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
掣齟齬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為未盡其用哉

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說

晉齋說并跋

聖人作易以陰陽別淑慝至於晉之象曰明出地上
晉夫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於至陽之位如人之破
乎障塞而極乎高明此非強健有力者不能晉之所
以次大壯也然而大壯之象以雷晉之象也以日夫
雷蟄於深冬寂然無聲至於春也劃然而萬物皆鼓
日麗乎天而含於地見乎南而潛乎北故其韜歛而
若無所事者乃所以厚畜其力而用其壯者也君子

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沉有所不爲而發之以果決有所必爲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矣華子師魯以晉名其齋蓋有志於進也華子好學而謙其所蓄不以暴於人人亦不能窺也可謂近於深沉者未知其果決何如耳雖然未有畜而不能發者也余故兼大壯晉之義而爲之說

師魯以晉名其齋也先君子水西先生實命之而余爲之說也亦水西實爲之請後余文成而水西已不及見矣不知其有當于水西所以命師魯之意否也水西績學練故而用不究乎其才年不副

乎其志式穀以似其在後之人乎顧余文何能爲師魯勗之而已

鄭氏三子字說

崑山鄭士魯名其三子應龍應麟應鸞而問字於余天文左爲蒼龍禮家以天地溫和之氣在左故坐主於左又曰君子尚左龍淵潛而天騰陰則蟄而陽則升是純於溫和之氣者也故位於左爲之字龍曰左卿麟有趾而以不踐草與蟲之生者爲仁其在人也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爲不仁觀於此義而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爲之字麟曰趾卿鸞

鳥之聲和故樂家象之以協於律呂君子載之在輿而聽焉以消其非僻躁戾之心是和氣之應也爲之字鸞曰聲卿夫君子之學以求仁也仁渾然者也左者仁之嚮也趾者仁之履也聲者仁之感也所謂各指其所之也士魯嘗學魏莊渠先生而以是名其三子蓋望之以求仁之學也

僧承基字說

虎丘聽泉老僧以其徒承基請字於予予爲之字之曰有住佛氏言無所住而生其心而予以有住字承基者無乃與經旨相悖乎蓋不空者真空也無住者

真住也是法非相則謂之無住可也是法即相則謂之有住亦可也儒者之說既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矣是無住也而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有住也知止而后有定基也其務先明所住哉

續猫相乳說

猫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北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曰憐其無所於乳也而乳之云耳而在博士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爲乳焉是尤可異也夫此二者其爲和氣之致信矣余竊以爲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內輯外捍合睽爲

同用武功致天下之和故其爲瑞也特見于武臣之家矧今

天子歛福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爲瑞也亦特見于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爲天下之瑞焉可也昌黎以爲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寓乎宇宙也其發也必有以起之其凝也必有以鍾之譬如醴泉朱草不擇地而出然據其所出之地固自有以鍾之也且夫武臣多懍忭喜鬪而史稱北平爲將獨先拊循至殫家以賞士甘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武功致天下之和者北平寔多力焉其獲茲瑞也宜

無足惟而吳君豈第而不陂諸兄弟之子更相子也友讓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

天子菁莪育材之意若然者其亦可謂有斯猫之誼也歟余知其獨瑞于二氏也豈其自有以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抑聞之史氏又言北平後與李抱真爲隙遂以私忿隳其前功是北平終有愧于茲瑞也已而吳君方且益崇令德協恭僚宋以倡諸生而陶之太和則茲瑞也其將專于吳氏矣乎書以望之

銘

象梳銘

翠則羽象有齒材之美身之否磋為櫛髮乃理處不才鑒於此

鏡銘

吾杜吾德鬼神莫測有動乎中遂徵于色匪曰形模是為心則維瞭與眊維睟與墨宜鑒於茲其永無忒

銅雀硯銘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維硯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為瓦也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

落又安知其不復為瓦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嗒然有感於物化也

鼎硯銘

嗤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公餽識爾者謂爾有靈而可以辟妖精尚從我於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之逢

半月硯銘并序

月硯一吾家故物也毀於地中分焉因其形確而為半月者二銘曰

誰謂其毀維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盈以弦盈則蝕晦

則窮明晦相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謙謙爾躬

又

確而瑩之出其璞也則以爲明之半生墨而傳之舍其垢也則以爲魄之半死死與生與爭於其所也其孰綱維乎此

黑石硯銘

硯之未琢石即是墨硯之既琢墨即是石問於道人道人守黑是亦一石是亦一墨既已爲石與墨矣而烏能辨石之與墨

宛山石硯銘小引

宛山石硯者硯之最下且易得者也既而山擅於鉅家工不得穴乃取故時所爲碓碾磨硎者硯焉得之者艱而價亦遂高嗟乎物之貴賤何常之有哉銘曰

山屬於公衆工所攻其出不窮山屬於豪封閉以牢其價乃高嗚呼碓碾磨石遂登几席亦繫其遭

方硯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汗而不櫻於慳也汝之守足以砥廉峻隅而不利於頑也蓋既惠且夷可否之間也

方圓硯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
相笑無益損乎爾形

小硯銘

大者凝然利以居小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墻壁
戶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
收五嶽之精英

又

昔人有言一斛臭水而藏蛟龍是維涓滴視之正黑
或蟄其中忽然躍出雲滂電掣文章滿空

斧硯銘

謂爾爲藝苑之精吾疑乎其形謂爾爲凶門之揮吾
疑乎其才形則允武而才之文誰云國容可以入軍

荷葉硯銘

葉無染此有染葉有卷此無卷其孰知淨染之爲一
而卷舒之無辨也吾許女具隻眼

詩

王御史教齋詩

余讀教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烈矣然瑾竟不
能殺公于虐燄橫被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
扼公於衆正彙征之後遂至擯棄以死然則奈何獨

罪奄哉余既高公之節又與公之子挺相友善乃爲
之誅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爲其虺忽焉爲蛇
金陵鳳陽以及宮禁星隕雷擊爲國妖讖公爲御史
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披腹叫闕變豈虛來
匪實不應請絕內批奄見之怒碎而投地公再上章
其氣彌厲弗預爲防噬臍何益黨錮甘露豈一朝夕
虎豹狺狺九關帝居獻忠不足賈禍有餘彼奄熏灼
口出詔制爵人族人專行弗忌長跪者誰金玉其帶
桓桓台司望塵亦拜大杖高枷慘於炮烙公竟不免
筋絕骨鑠始繫詔獄免歸故郡謂奄可矣而又欲甚

再加之罪百計捃摭罰米輸邊積二百石鄰貸里質
猶不及額書籍亦空何況田宅害氣有盡彼奄即誅

公復其官拔茅以茹臺章薦公暨劉及謝

東山木齋

次且

其行竟終牖下繫何人斯賑而匿米公爲御史上章

露詆時維秉鈞盡力以扼此士人也奄又何責在奄

煽雷冤骨縱曷賢不及而公猶生迨奄既誅彈冠

生氣曷賢不及而公以廢則奄之雷猶尚可逭彼奸

之毒其誰能挽嗚呼孽狐鼯鼠何世蔑有天熒日晶

潛形縮首兩晦風冥紛出爲醜公也不辰獨罹其否

小大往來陰陽纏糾再拜誅公我心孔疚

贊

隋司徒毘陵陳侯像贊

嗚呼奸雄欲發必先所忌其始或同終則必異文若
于曹演芬于李雖暫相託卒繼以死法興初起寔附
隋室侯與同事左提右挈匪沈是同維隋之故忽圖
不軌中道乖悟一賊一臣勢豈兩並非沈殺侯則侯
誅沈克數未盡侯卒就屠其身則亡義氣炳然雲頭
墜矢聖所不言杜伯之事理蓋有焉維侯精爽千載
勿渝後有奸者視侯陰誅

杭中丞雙溪像贊

巋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黜
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爲詞人之宗也惟其
呐于口而辨于文崇于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內操
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溪叟山孺惟
見公悃悞真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丁近齋叅政像贊

弱冠超遷或快其早龐眉作尉或惜其遲然駟也既
沈身于郎署而誼也竟墮讒于湘湄則遲宦者不逮
通顯而蚤遇者亦或數竒先生重厚長者瞻于文辭
蓋自少傳經已顯然而爲人師乃淹蹇次且至于年

五十矣則始釋屨榻而閭闔是披然自是揚聲樹績
出入乎郎曹潘臬之間者二十有餘年而後返林泉
以遨嬉此則屈伸倚伏之不可知而先生獨逢其時
者哉

古菴毛先生像贊

順之昔以通家子弟日侍於公也蓋嘗見公貌古而
氣清偶披圖而載拜驚面目之如生究公所立自堪
不朽豈必恃此而後能久惟忠信以爲基而繩尺之
是守善積於生前譽光乎身後將使嗣子篤其孝思
而鄉人望之如斗則雖有像無像或像之似與不似

其何足以繫公之存與否然而有慨乎老成之不可
作者則未嘗不快然於典刑之尚有嗚呼古之所謂
鄉先生者公其人歟公其人歟

弘齋黃先生像贊

弘齋公教授於常者三年順之時在諸生中公爲人
溫厚平易多士樂而親之其去也空學舍而送之百
里後來代公者匪人力爲威雷以漁獵肆毒於多士
多士厭苦弗忍則益相與思公公自教授遷宜黃令
病歸以卒始公在常時子罔寔從後二十餘年罔復
來游吾常多士喜於見罔如復見公也而罔屬余爲

公贊余乃本多士之所以思公者爲之贊而以勸夫
爲儒師者曰嶺之南儒以發身江之南儒以淑人淑
人維何色笑相與舍有絃歌庭無夏楚繼公者誰或
肆之毒其稍不饜鞭血相屬遂令膠庠化爲園獄不
有電者孰顯公慈匪我私公多士之思

蔣雲壑像贊

人見其以貲起家則以爲力田致豐而傾身交游冠
蓋過從則又有俠士之風人望其高冠獸補則以爲
武人之容而丹青詞藻摸寫之工則又與墨客而爭
雄蓋是數者多不能兼而足以知翁之才無所不通

也

王思東像贊

游閒而委蛇者其世胄之餘也冰雪而焯約者其山
澤之臞也尊酒竹石者其所以自放而爲逸也詩書
禮法者其所以自檢而爲儒也然余所取於思東子
者世胄而無統綺之習臞於外而中之腴也逸而不
違乎俗儒而不類乎迂者也

吳南圃像贊

吳生集父

衆競錐刀以貨易心誰能爲讓市有還金終日執籌
夜苦不足誰能爲逸庭有象局其讓也遠于欺 其

逸也近于 止嗚呼南圃可贊在此

吳南洲像贊

吳生樂父

伯及季偕自出少同孤行亦埒克厥家匱以腴不自
纖割其餘藥與粥及囹圄舟于河登溺徒贊南洲視
南圃徵叔銘我非詡

運使黃慎齋像贊

戶部憲卿之祖

嗚呼丞倅宦歸珍貝滿屋公二千石廩不贏粟鄉吏
咆哮亦猛于虎公官四品歛若處女倚勢浚賄沒身
則止門衰祚薄亦有餘耻公沒卅年清風未已誰克
嗣之不在孫子

殷教官石城像贊

八舉不第而貢於庠一官不試而歸於鄉胡爲乎其
進之逡巡其所不能必者人胡爲乎退之銳果其所
可必者我逡巡其進非才之病銳果其退維志之遂
蓋我之可必者終不以易乎人之不可必者也

某教官像贊

爲隱士不如爲校官爲校官不如爲顯宦世人之論
則然而君去彼而取此者豈其數竒則然蓋君之心
則亦以爲高牙大纛之榮不足以易其詩書庠序之
樂詩書庠序之樂又不足以易其清泉白石之適也

耶是君之所以去彼而取此也歟

祭文

啓聖祠祭文

維公濟哲淵靜宵衍神明饘粥承家永有令名孕靈
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圯五帝避德三王
讓功窮本反始誰爲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
遡源厥義攸在于王建極隆師象賢廢禮允興必公
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彼寰宇昔也
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干泮
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爨噐用幣茲惟一初來格

來歆用奠厥居仰徽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
永繫

永州祭柳子厚文

代父作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秘顧若有神
物愛惜乎其間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
作地藏經幾何年埋沒于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
發其壞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
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遠其要眇沉鬱之
思則江山不爲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
有深意蓋公之自記鈇鉅小丘也嘗以賀茲立之有

遭而韓退之亦以公窮不义并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較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其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寫物狀則已爽然神遊黃山之顛冉溪之渙今來吏茲土周覽四顧而親覩其所謂迴竒獻巧者則又恍然若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未能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貪于鼠懲猛于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睠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來于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祭萬古齋文

庚寅之歲余客陽羨公來顧余寔始識面識面之初遂以知心朱絃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何人自知踈鹵豈足裨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水曲山窈携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啁流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竒文共賞疑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食相逢忽焉日昃余有所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公命家人爲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爲客綢繆徃復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桐廬余赴宮寮

心豈不邇其地則逢逮公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
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
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傷古有蔡朱尚期白首
賴公廟礪公不我留忽焉厭世屬續以前神氣清肅
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荆溪山水昔陪公游余今復來
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恠不敢負公恃此心在
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窀穸在茲
舉我觴奠叙往悵命公其我鑒

祭萬希菴文

昔夫子之有訓曰觀過以知仁求無過於過中故忠

原而孝申嗟惟君之爲儒宿誦習乎禮經在節哀以
順變不毀性而危生胡聞訃而一慟竟疾疢乎膏肓
始三日而絕漿遂五月而云亡固衷情之獨感不自
知其何因雖俯就之有違亦仁可以殺身繫衿哀而
入骨諒雖死而不化命緣經以爲歛見先君於地下
惟君質之敦厚宿余心之所契始吊君於由土覺形
神之頓異余旣已爲君而心憂君猶尚慷慨而竟氣
苟一息之未亡尚前修之可冀復謂予以久要期規
我而無棄曾晤語之幾時忽憑棺而殞涕茲日月之
有期從先君以即窆寄一哀以陳詞亦何盡乎余意

祭白洛原文

國重世臣鄉推世胄兩葉八座公承其後蚤謝紈綺之習遂擅文儒之右課詞非鮑謝不談論文則漢秦是究爰揮霍乎藻思蔚朝華而夕秀雖字畫之細微亦鍾王其步驟故白氏自尚書公以來賓客滿海內而公少年聲價遂籍籍乎人口及卅四而登第衆已謂其屈久歷春曹與青官惟才藝之堪授忽賜珥而遠投何竒數之見邁幾逡巡乎州郡復郎署之入又晚稍遷平壘卿近

龍光於密宥謂天衢之既亨痛長駕之中覆惟令子

兮承芳可謂死而不朽憶先給事之與尚書中丞兩公寔同朝而契厚及愚父子蒙先人之業復與公仕途而相邂逅禁門鐘漏幾迴聯珮而追隨鄉園花月累歲慙懃乎杯酒茲就賓位而恍惚猶疑音容之在觀迺寄詞于一哀蕪特牢以爲侑惟公其鑒之

祭丘思菴文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濶乎寮廓之翔而泥滓乎鄉人之處糠粃乎世故而蠓蟻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人漫不省爲何說余見世人所爲小者計刀錐之獲大者競旂常之勲粗者土偶乎衣帽履綦細者筆舌

乎儒墨是非零碎乎米鹽甕盎劬勦於吊慶酒舖熬
鼎旋蟻無頃時休則余亦不省爲何事以是踽然四
顧幾成恠人里閭之間一見吾子遂託金石以爲可
與同心者在古惟漆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
且必建燭宵必及鐘或子言而我喏或我嘲而子噉
或談鋒競起或聞然一默子既睨空一世而偶余余
亦塊然獨居而偕子然不知者則以爲吾兩人皆若
狂其知者則以爲相與切劘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
其散髮而箕踞瞬目而跳嘯其所快然會意處雖余
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

耳及余以雕蟲末技得廁聲利之塗銛腥染膏終日
攢眉而子以樗櫟託跡遂志寂寞之野茹菽齒冰終
日嬉嬉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涉
聲利之塗而子未嘗疑我之膩以爲猶是心也余以
踈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
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議
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
絕進取然子重廉耻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
又不能治生居常授書爲生卒以懶罷已而賣藥爲
生又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摹秦漢然復以

病罷棲棲環堵饘粥不聊既乃從祿仕得寧陽教諭
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蓋莊生所云蒿
目而憂世決性命以饜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毀而
子皆解之余趣向雖與子同然能解其一而猶未能
脫然於其一常以愧子而子乃更以余爲是也余近
年懶病亦如子乃始不復蒿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
不知子尚以余爲是邪爲非是耶子交游甚簡然人
或託以事最忠信可伏余嘗中夜與子卧偶論一二
心事妻子不得聞者子曰吾恨不爲浣沙女余笑曰
子之信豈待投瀨哉嗟乎自子之存吾於鄉曲得友

一人焉自子之沒則一人亦盡矣雖然子子桑扈也
吾豈敢以慟累子之魂聊述吾兩人平生所以相與
於世外者以告子嗚呼子死矣其無有發余之狂言
乎雖然子有不死者其尚能聽余之狂言矣乎

祭楊細林文

禮郎豫孫之父

禮經有兄弟越在他國而生不相識死則爲位而哭
之之禮同年之誼比於兄弟惟僕與公辱同登於戊
子而未嘗展賓階之儀未嘗通束修之問聞公死而
哀之亦可比於兄弟不相識而哭之之禮矣乎僕雖
不獲奉教於公而交於公之子祠部君祠部君尚友

四方之士而尤繼繼於余蓋公家庭議論不鄙夷余之故祠部君嘗自南都歸公刻期而望之過期而不至則公形之夢曰吾子留唐君所也已而果然夫公意其子之留吾所而至於形諸夢祠部君果留吾所而至於符公之夢則公父子之於余可知矣然則公之知余非特以同年之故而余之哀公蓋亦不專於以同年之故矣公博雅爲儒宜其可以俯拾青紫而竟蹶於南宮之試廉敏爲吏宜其可以坐致通顯而卒困於州郡之職蓋所謂厚積而薄發以遺其諸後宜乎禮部君之蔚爲聞人而諸子之克世其家學也

然則公其可以無憾矣余之文非特以哀公其亦以慰公也夫

祭孫南野太僕文

代有懷翁作

公之先人以侯樹勲侯雖不嗣猶大其門數世之後遂以儒顯顯惟邁跡亨衢是踐人皆謂公出自紈袴公之居官一如寒窶馬羸衣敝何履之素約已奉法繩地而步問公之官囊無餘蓄問公之家亦有夏屋公瘠於官不繫其家晏嬰鉅族亘無掩瑕公裕於家不繫其官子荆居室苟合而完刑曹郡守外臺大僕孰云宦成節則愈確公無渝節衆有好醜一忤於世

自反何疚欣然歸來燕居恂恂室無姬侍庭無雜賓
尤避名勢逍遙角巾鄉人見之不知貴人余辱於公
爰締婚媾婚媾則新交誼則舊兩家相望里閭之間
匪朝伊夕載往載還余厭紛囂公耽恬寂真率之會
兩心莫逆方期與公共保歲寒胡奪之速忽焉蓋棺
公之云亡論在鄉評請祭於社曰鄉先生死而不朽
公則何憾老失良朋能不我嘆表公之墓豈足彰公
庶無愧詞僉言實同春還隴樹公寔有期陳此薄奠
文以侑之

祭胡評事省齋文

嗚呼事有至急者病而需艾溺而需瓠是也然當其
膏盲無虞則三年之艾等於腐草舟楫足恃則千金
之瓠輕於敝帚自公之存東南承平且二百年戴白
老儂不識兜鍪及戟爲何物縉紳學士相與弄筆墨
婉孌嬉游而已公方且日夜經營乎縱橫韜鈴之變
每賓客滿座談鋒迅發真若旗鼓相對霆電交激何
其壯也然持三年之艾而貫於飽食健步之人懷千
金之瓠而銜於安流穩楫之時則言者類於迂濶聽
者厭其強聒一旦盜駭海隅毒滿郡國上官諸公乃
始倚公以計謀而公頽乎老且病矣公旣死海氛益

張謀夫喑啞于是向之婉孌嬉游目公爲迂濶者皆
凜凜愁不保其孥相與注心聚耳冀公之一強聒而
不可得嗚呼此何以異於膏肓亟矣而適喪其蓄艾
中流失船而又碎其一瓠也哉其時之不遭乎公公
之不遭乎時也然公之子亘公嘗教之武舉而習聞
乎家庭韜鈴之說則夫效三年之用而收千金之賞
又安知不在後人也耶某因祭公而叙公之存沒繫
乎時事者若此他可畧也惟公享之

祭有懷府君文

順之不孝罪惡深重居常不能承順顏色臨病不能

盡心醫藥以致先考殞歿終天之痛無所復言每一
哀至恨不即死早侍先考於地下行復自念先考百
年門戶付托之重苟活至今顧平生頗無富貴之心
年垂五十用世一念亦漸冷落不圖喪期內外兩承
朝命臣子之義不敢逡巡謹於三月間赴京顧世事
之安危休戚不敢知此身之禍福利害不敢知苟時
有可爲不敢不竭駑鈍之才時遇多艱不敢忘致身
之義時或可退不敢昧保身之幾此先考之所以垂
教而順之之所以自立者也

祭祖廟文

伏惟我祖宗世以忠厚傳家永嗣至我先考克繼世德而益修之順之少事先考見其孜孜惻怛雖一蠖蟻草木亦不忍傷順之欽承 敕命視師浙直顧生殺誅宥有 天命 君師在順之不敢專但念祖宗一脉之緒必不肯輕以人命易已功名至于不得已而後殺之謹此告知祖宗伏惟昭鑒

祭弓矢文

天實生乎五材人爰作乎五兵顧明昏之異用則或替而或興惟及遠而洞堅尤弓矢之爲利有事則以戰勝無事用諸禮義匡四方之宿心竊有冀乎斯技

少多疾而未能深自慚於游藝屬園田之再返幸旅力之既閒謝冠簪于北闕學馳獵於南山審機括於心契獲縱送於口傳既耽玩而忘倦遂拈弄以經年賴明靈之默贊似有牖乎余衷時絃鵠之應聲若迅呼于順風茲歲終而告成嚮明靈以徼福雙有適于力巧一無誤于手目尚進藝於德途中此心而爲鵠惟明靈其享之

祭六纛司旗牌司刀之神文

生者陽道殺者陰道天生天殺雖云並用而上帝好生不得已而殺之上帝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寄之

天子天子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付之闔外之臣必不得已而後殺所以體天心也上古有罪者一人不殺則千萬人不能生故殺人所以生人也今臣獲亂兵六人實為殺人之始敢告上帝不得已之意伏惟照鑒

祭刀文

嗚呼上帝厭亂此刀不敢不用上帝好生此刀不可輕用某欽承 朝命給有旗牌今殺亂兵是為用刀之始敢告司刀之神伏惟照鑒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第 35577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5
圖書館 8

...
...
...
...

趙

